

厚齋文集

附石舟年譜

閻錫山書耑



(二)

烏齋文集卷三

平定張穆

書

復謝阮芸臺相國書

相國太老夫子閣下穆夙攬鴻文心儀古學積思願見者垂二十年雖久承獎借曲荷招徠終以潢潦細流難語河海之大望門郤步誠自量也客秋維舟邗上手數袂之鄙言梯良訊以請見區區之懷止覩一通名氏得接芳輝酬其私淑之願而已何圖攜光舉重婁命升堂巨集函書分頒重疊比諸家令之謁伏生中郎之接王粲以古况今幾欲過之穆麋鹿之性本憚冠裾猥因朋友從臾抱關薄遊淮浦性資迂直不工昵人故所如既多不合頃復爲部員援案相繩其議竟格藉臧君之善沮畢虞氏之著書睨我良多於人何怨況復假此因緣親聆指授益堅其生平學古之念南遊之量飽滿無餘所得不既多邪歲杪從

子貞太史處奉到手書并賜撰延昌地形志序一得之愚信心實難及經拈出輒用自詫只此一端已足千古人間美福知不可多占也穆年交四十正古人斐然有作之時此後歲月足珍誓當於飢寒蕉萃之中勉圖樹立副函丈期望之雅少作經生頗有所述而零章碎句多無足采曾輯有說文屬一書摘舉綱要亦未脫稿擬於地形志卒業後踵成此作更乞弁言嚮往之私與日俱積肅函鳴謝無任神馳附呈號伯盤跋尾五紙祇希鑒定齊侯罍舊拓及新摹本并望惠賜數番感甚伏頌春祺惟爲道增謾不莊甲辰正月三日

與祁叔穎樞密書

叔穎五兄尙書閣下一昨於相識處得浙士獻潤峯將軍書一通即攜稿來奉閱書意曲折盡勢計慮亦似周密不知將軍曾采納否出師已四閱月攻勦之計未聞想此生言亦未必售也近來詣闈獻書者紛然各竭其愚以應聖人之求聖度淵深誠未敢仰測竊揣當軸者早目笑置之也天下大矣庸必無妻敬

王猛其人出爲世用但恐酒美幟高如韓子所譏耳今日下詔明日必有應詔
之人其應者必擁幢曲拳而可笑如此五六輩後逆料天下人才不過如是來
卽揮之揮不數人其不才者固不來其才者亦竟不來卽來亦毅然揮之不顧
矣何則不揮者其勉強而揮者其所習慣也以求始以揮終昌言於衆曰天下
無才誰敢執其咎然而天下事何堪如此敗壞也夫今日獻書之人未知果志
切同仇邪抑歆於利祿邪志切同仇者尙矣彼歆於利祿者亦惟若某輩可從
而議其後耳國之大臣不當以此責天下士也卽如今日軍前所調之官有人
人知其庸錄無能不足供驅策者而朝廷皆如所請與之豈不以杜庸才之倖
進恐并貞才自靖之路而杜絕之哉十月後挾策以進者不一人自一張鴻發
交將軍外其餘皆置不報前日閩生之來也衝寒歷險闖關六七千里僅蒙傳
諭釋放免其看押夫使此生不嬰憲綱不遭寇燹亦安往不得其資賤乃甘受

詳其然否究其蹤蹟明發綸言分別處置俾人知聖天子求才既切旌別又嚴
庶幾眞才漸出亦有爲世用之望焉嘗見今代御史論事有洞達事理通知
體要者亦有塗附舊例毛舉細故者其言雜然不一上皆俛可其奏特旨報聞
是以每有敷陳未甘緘默鄙意獻書一節宜略推此意待之昨因讀浙士書有
感於中惟閣下相愛之深遂以奉告舊疾舉發不克詣談謹遣書以聞貰其狂
瞽而進教之幸甚千萬十二月二十二日

與陳頌南先生書

頌南先生閣下先生以直諫聞天下仰望風采以一瞻顏色爲幸卽如敝
鄉人士素木強不工酬應今且顧爲先容通刺相謁盛名難副詎可不力自振
歎慰天下仰望之心乎竊見先生年來日以招呼名士爲事苟有聞於世必宛
轉引爲同類從無閉戶自精讀書味道之時穆蒙不棄不四五日輒示過乃不
聞以新知相覘所談者皆泛泛不關痛痒之言何以自了深爲先生懼之當今

天下多故農桑鹽鐵河工海防民風士習何一事不當講求先生富有藏書經學旣日荒廢治術又不練習一旦畀以斧柯亦不過如俗吏之爲而已古今必無徵倖之名臣循吏也願稍歛徵逐之迹發架上書擇其切於實用者一二端窮原竟委單心研貫一事畢更治一事然後於朋友中明白事理如印林伯厚比者相與討論之如此則取友自然不濫它日出而宰世亦不至貿貿而行令人有言行不相顧之疑也度今天下更無以直言貢執事者過承厚愛故敢竭其狂瞽惟亮察千萬甲辰六月十八日

復徐松龕中丞書

松龕先生閣下臘杪得手書深戢注存感謝感謝示讀大箸瀛寰志略已刻前三卷考據之精文詞之美允爲海國破荒之作近數十年來惟徐星翁西域水記有此贍博拙箸蒙古遊牧記非其倫也第三卷述五印度及印度以西各國摭實證虛一一精辨論波斯事火更覺古義可寶因悟景教流行中國碑景者

丙也丙納晉火唐人諱丙故曰景教景教卽火教向疑大秦人自尊此教與儒
佛鼎峙爲甲乙丙三教者非也論恒河卽安額河雷翥海卽鹹海亦於拙答水
經注表有關當卽掇入敝帚之中惟謂水經注稱媯水入雷翥海語頗失檢酈
亭於西域各國悉仍漢書西域傳文故此安息國城臨媯水一句亦卽孟堅本
文無人雷翥海之說也其入雷翥者乃自葱嶺分支河水所合之蛻羅跋禡水
非媯水也而媯水在唐爲烏滌河烏滌河南有吐火羅國未稔今爲何族大約
校訂地說必須搜檢羣書互相診脈穆以憂患餘生病肺氣逆旁無子弟代事
抽尋偶摘一端未必適中窽要耳再就膚末之事而言本朝輿圖必應那居亞
細亞圖之上尊說不必更動卽已昭合春秋之例最嚴內外之詞執事以桎馭
華夷大臣而談海外異聞不妨以彼國信史姑作共和存疑之論進退抑揚之
際尤宜慎權語助以示區別至周孔之教不宣重譯正如心之精神不淆於藏
府倘有邪氣攻心則盧扁爲之色變前明徐李止緣未洞此義遂爾負謗至今

今卽如達賴班禪號稱佛子然國家止藉以控制蒙古而布達拉札什倫布之制必不容蔓延於內地郡縣也其餘文字正俗無關著述大體更不瀆陳後七卷更不知若何精博急思快讀何日梓竟寤寐跂之特愛狂言惟亮察千萬

與徐仲升制軍書

自海氛不靖以來措置乖張莫可究詰如穆輩者身未至海上目不覩夷艘乃從而議其後不獨當局者目爲書生迂謬卽穆輩劫於衆口亦頗疑或者民心真不可恃虎鬚真不可編今古異變一孔之見何敢堅執也春季荷手書已有必當示以限制之議嗣於午橋禮部叔穎大農處敬聞威信昭回抗身面虜張弛曲折動合機宜視侯官昔年雖操縱有剛柔之異其一以民心爲本則先後若合符節而槃槃大才集思廣益錯布裕如當圭爵崇褒詔騰中外無不翕然稱快蓋不特爲執事一身一家喜而爲天下喜也至區區之意竊謂此番舉動其爲壯國威者猶未而所以振十餘年頽靡之人心者其功甚鉅人心振則何

敵不摧斯亦箸書述事之光也尙望永其德心持以不伐擴韓范之茂績廩淵
谷之虛衷用慰籲望之私益廣芻蕘之采倚畀方殷恐有資於底柱者不僅羊
城一隅也乘子貞太史文輶之便附書肅賀極叨摯愛不以頌而以規定蒙亮
察京寓鄙况垂問可悉更弗冗陳

與直隸某方伯書

癸卯八月過保定

頃迂道晋謁感承拂拭深談之下輒思妄有所陳竊惟今日因籌備乏術思爲
反本之論一二賢達頗以畿輔水利爲言而水利之興先須請帑國用支絀議
必不行不行則亦徒爲美談而已穆以爲未議水利先須去水害水害去卽水
利也去水害之要昔人收攝野潦俾有所歸二語足以盡之卽收攝野潦之法
亦非議疏議築未能奏功盡善則姑請就其簡易者而試行之莫若通飭沿驛
州縣於大道兩旁逼近民田者浚溝補樹移土培塗此有乾隆間孫文定方恪
敏成案可循且舊渠尙未淤沒前非新起鑪竈夫亦水利之一端所謂未能快

其匈鬲且先利其咽喉也昨過定興見新任縣令於邑之名人古蹟各刻一石表之道旁穆雖未知其人信能通曉吏事及實心爲民與否要其好名好事則無疑也責以此事則定興一縣之路溝修矣直隸一省料如此州縣尚不乏人上游果擇而任之優加獎厲乘此三時之暇可以不日而觀厥成其有益民田水利實非小補水有所歸不至害稼利一夏秋間行旅不爲水阻利一車馬不能繞越蹊蹠禾麥利三伏莽之盜多匿影田中溝之寬者可制其竊發利四蝗蝻或生易於捕埋利五其浚之也卽以本田之民完其本段之工必樂趣事稍有攤派爲費亦少故愚謂此事尙可行也倚裝草草未及條議其詳憶經世文編水利門內載有數文檢閱而放行之正不俟穆之覲縷也冒昧之愆尙祈鑒宥不宣

序

西域釋地序

西域釋地媚丈祁鶴臯先生戌所箸書之一也天山南北畺域山川條分件繫攷古證今簡而核矣至喀什噶爾烏什庫車之譯名與欽定新畺識略不同者先生成書在丁卯戊辰間傳聞異詞早登簡札非誤也巴顏喀喇山之卽古昆侖也欽定河源紀略有定論矣先生以非所身親略之而於葱嶺之南北兩支星宿海之潛源重發則縷摩焉昔人爲輿地之學者每云目驗得之是書亦猶是義爾頃者先生令子叔穎侍郎寫定遺書先以此本開彫屬瀛爲校定體例因綴數言弁諸卷首道光十有六年丙申八月初吉序

說文解字句讀序

居今日言說文必衆稱曰段桂桂書卷帙大傳鈔梓校皆不易能有其書者少段書行世垂三十年苟取讀之無不人人滿其欲去實則瑕瑜所在夫自有真讀者以無主之匈浮游遇之不獨攻爲妄攻卽守亦妄守安丘王貫山先生初治說文段書尙未行融會貫通既精既熟乃得段書而持擇其然否以語人多

駭不信而先生之學則因以益密精神所獨到往往軼出許君之前本古籍以
訂小篆據遺經以破新說瓜分豆剖衢交徑錯於諸言說文者得失如監市履
豨而况其肥瘠也生平精詣所萃在說文釋例一書標舉郵驛扶翼表襯之功
視段桂爲偉穆每用夸於人曰貫山之於說文如亭林之於音韻後有作者補
苴焉匡救焉可矣必無更能過之者也先生齒長於穆二十年而強顧拂飾之
引以爲友久益親需次都門課授多暇竊請曰古人箸書將使不知者知之則
今人注書亦將使不讀者讀之桂書邇頗有大力者謀爲刊行工既匱矣以有
所撓而段罷書多逞臆武斷不便初學曷更釐爲善本以詒世之治許學者乎
先生諾之於是仍取資段桂及所箸釋例翦枝存幹日課一紙始一終亥再期
乃畢顏其巵曰句讀以爲是初學之讀本云爾夫許君追原制作文字之初旨
而說之解之宜乎學許君之學者亦必推本其所以如此說如此解而摺繹疏
通之宋元人好訾說文今人好尊說文尊之者之愈於訾不待辯要其爲皮傅

破甄之學則一何也說文經六朝人之逸寫唐明字科試人之割裂李陽冰諸人之變亂徐鼎臣合集書正副本羣臣家藏本之改定幾於百孔千綻而時賢乃銖銖比坱一似親炙凌長而得其手定之本也者獨非惑歟句讀之纂也先生以七事相諮曰說文正文九千三百五十三今溢六十二文重文一百六十三今溢百十三文嚴可鈞議刪重文未刪正文不知此蓋說文續添中字字林中字後人羼入也故刪正文之有據者一也一字兩見大徐率目在後者爲重出審部居定去留如否爲不之孳育叶爲于之孳育二也前人引說文多坱益於說文之外牝牡驪黃都所不計故或得其義而失其詞今卽詞以求其義之所主三也許君說形說義說音皆歸一貫今人或自爲說如蒐人血所生因字從鬼也引者譌作地血或遂欲據改之則好奇而不顧其安四也許君所引經文字體句限多異今本固有譌誤增加而其爲古本者甚多今人或疵瑕之不潛心也五也說解有許君剏始者如后身澗煊諸字前無古人其實故訓固

然援經義以表許君之識正前人之誤六也爾雅說文互爲表裏而景純作注乃適得爾雅誤本而曲爲之說如蔚曰須從卽釋草之須蔚從蔚須雙聲蔚從疊韻短言之爲蔚長言之爲須從雅文誤倒耳翰曰天雞卽釋鳥之鶉天雞旣屬羽翰之翰何緣更入釋蟲翰卽曲禮之翰音鶉則字林所誤載今則本許義以正郭本郭說七也然非先正其句讀則或雜蓮不成句闕佚不可句凡讀者所深諱不言皆不讀者之話柄矣或問許書句讀古無知之者乎曰否湜安福也李善注難蜀父老引云安也璧端玉環也慧苑華嚴音義引云瑞圭范應元注老子引云瑞玉也寢礙不行也徐鍇社妄篇引云礙也宙舟輿所極覆也爾雅釋詁疏引云舟輿所極也唐宋人蓋皆知之故但指引一句今人反疑爲訛佚而据增焉謬也書成先生出宰鄉甯瀕行以句讀之作發端於穆屬卽條列緣起弁之書首昔王景文在太學與九江王阮齊名阮曰聽景文談如讀酈道元水經名川支渠貫穿周布無有閒斷陔睡皆成珠璣穆研思酈注有年曾未

得其脈水甄山之奧而傾倒先生箸書則較阮殆又過之敢卽以阮之頌景文者頌先生世有讀其書者乃知蒙之不阿也道光二十有四年冬十有一月朔

日序

程侍郎遺集初編序

先大父宰歛徧交其邑之名儒而春海程公之考蘭翹學士以僮子從公後肄業斗山亭特爲大父賞拔學士家極寒大父召入署躬督教之衣食視諸子不數年諸經註疏皆精熟爲文灌辟精粹試必冠曹舉乾隆丁酉拔貢入成均連掇巍科屢直內庭聲望斐然顧難於嗣晚乃誕公公丰儀玉映父母珍若連城七歲就傳每日讀書不過二時而寒燠晦羘氣候乖舛皆輟課曹顧厓少宰大父庚寅分校南闈所得士也時官侍講先君子從之游與學士同邸每抱持公問以書不能答則偏檢奧僻不經之字相詰難蓋好奇不羣幼性爾也比學士卒於山東學政任所高宗純皇帝特簡歛人之官清要者俾往經紀其喪因以

少宰嗣司校事少宰延先君子同往至則爲庀其行篋握公手送之登車年十
有一矣已而先君子會試入都見學士舊僕訊以門戶近况則言公子發憤力
學入邑庠大被宗師賞異出應試小賦名雋綺麗歎爲絕倫逮乙丑再赴禮部
試公亦偕計吏來京師風雅淹博輦下共推爲才子又越七年遂與先君子同
舉進士入翰林公嘗贈穆詩曰君祖授我嚴獎誨若子姓君嚴我同譜欣契挫
其敬蓋實錄云公負奇氣博觀強誦於經訓史策天象地輿金石書畫壬遁太
乙脈經格學莫不窮極要眇究析發皇之而精神所到冠絕一時卓然可傳於
後者則其有韵詩文也詩初好溫李年長學厚則昌黎山谷兼有其勝又際會
清宴無金革流離之事傷其耳目故形之篇詠者率排奡妥帖力健聲宏琅琅
乎若鸞鳳之嘯於穹宵也穆於癸巳之春初侍公直闌情好之洽久愈摯不三
五日必召過飲投巾振袂談議交錯寒士之被禮者殆無與比嘗請公自訂其
詩公曰吾詩險而未夷能飛揚而不能黯淡思力所及者腕每苦其不隨更讀

書十年殆可相質耶嗚呼孰意所業之遂止其斯歟丁酉夏穆將歸應鄉試行
有日矣公置酒相餞漏過午拳拳不放別乃穆甫出都門公遽感暑疾久不瘳
祁叔穎尙書日往省沈顥之頃尙以穆試事爲念遺言乞儀徵相國銘其墓而
尙書書之次年穆將南遊迂道人京師哭公子儀孝廉以遺稿相授塗乙潦草
首尾多不完篇或題殘挽乙酉以前之作竟無一字存疑公尙有清本藏之別
笥子儀未檢獲也謀更事搜采成完帙荏苒未遑而子儀又以措交庫款赴粵
東卒於劉仲寅觀察署中觀察名嚴昌公視學貴州所拔貢生公歿後所以賙
恤其家者有加子儀卒命其弟送柩返歙買山營墳并葬公及金夫人兩世三
棺其孤孫嫠婦之寄寓京師者則祁尙書爲經營擁樹之觀察又議以幼女妻
子儀之子而娶其女爲己子婦迎公全家入黔相依以久嗚呼師恩友誼人有
同情當公賓客填咽之時詎知身後巨卿乃此兩人哉穆幼聞先君子之所以
稱公者長而公之相待略如大父之待其先德知己之感永永弗諼也儀徵志